



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典藏

野草根

徐 坤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小庄说：我才不会想家呢！我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哪还有什么家不家的。

她娘叹口气：唉！我这是养孩子养出孽来了！咋就揍出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二鳖犊子？

说归说，当娘的该准备的还得给准备。这一走就走俩，也真够老于家受的。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个像样的铺盖卷都准备不起来。她又出去跟邻居借了几尺布票，好歹扯了几尺棉布，把她俩的旧棉絮做了个被套缝起来，看着也有个五成新。今早一睁眼，老太太就琢磨着，这最后一顿饭给俩丫头整点啥。

说是“老太太”，实际上她今年虚岁五十七，守寡八年，生养过十个孩子，有两个中途夭折，其他八个勇敢地活着。前边四个小子已经出门成家立业，目前还窝手里头四个，他们分别是大女儿于小顶、二女儿于小庄，外加一对十岁的龙凤双胞胎。每逢双胞胎一打架闹哄，老太太就会恶狠狠地说：打！打！打死你们这两个白吃饭的货！

接着她又捶打自己的胸脯，无限懊悔道：唉！这都是那死老头子临死前造的孽啊！

小庄那小鳖犊子这时就会人事不懂地接话说：生生生！谁让你们生那么多！当初你们就不能把裤裆夹紧点？

她娘抄起一把笤帚疙瘩劈面照着她耳根子抽过去：你这个杂种操的！你那是跟你娘说话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羞没臊的败家玩意儿？！

小庄那原本跑得飞快的两条山羊腿这时也不跑了，在当地一站，举手轻轻一搪，她娘就噔噔噔倒退几步，差点一屁股跌倒坐在地上。老太太手里失了准，嘴里还不服气，骂骂咧咧道：二鳖犊子你还真长能耐了哈！看我还打不动你了呢！说着，又一次气运丹田，举起长柄笤帚疙瘩家法，以简单轻捷的滑步脚法急速趋近前来。

老大于小顶及时推搡老二一把：二豹子你快滚！赶紧躲远点得了！别总没

在是太寂寞了。老太太也形成了自己一套打发时光干活的节律。

于老太把劈柴抱进来，炉灰倒出去，尿桶拎着倒进胡同口的简易厕所，顺便拿铁锹拾起一坨冻硬的大粪埋在院子的黄土堆里。小崽子学校正开展冬季积粪肥活动，交够了一定数量的粪肥才能得“五好”加入红小兵。他们家的炉灰、黄土……凡是跟粪便相像的器物，如今全都派上用场，往上面浇上凉水冻硬了，一坨一坨地冒充大粪交公。不光他们家的两个小学生，城里的学生们都用这种办法对付学校的积肥运动。厨房鸡圈里睡眼惺忪的老母鸡被捅醒，“呼——嘘”“呼——嘘”给赶到屋外去。老母鸡很不情愿地呼啦呼啦飞上窗台，最后还是被撵回窗根底下的鸡窝里。然后是“哧——啦”“哧——啦”打扫庭院，“噼——啪”“噼——啪”点着引柴。一股红火蹿入炉膛，紧跟着一串浓烟冒将起来。浓烈的橡胶臭味，夹杂着劈柴燃烧的阵阵浓烟，从厨房蹿进屋内，把炕上几个孩子呛醒。屋里隔夜的尿臊味鸡粪味，变成了胶皮的浓臭和劈柴的干烟。孩子们这才一个个呛得“咳咳”“咔咔”咳嗽着，不情愿地爬出被窝来起身穿衣。

大姐小顶起床后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对镜编她那根油黑发亮的大辮儿。于小顶继承了她爹她娘的优秀基因，把爹妈长相中的优点一样不落全都发扬光大：她娘年轻时的高大、丰满、白皙，她爹山东人后裔的宽额头、薄嘴唇，大眼睛双眼皮，眨巴眨巴真撩人。虽然穿着一身臃肿的棉袄棉裤，可是她的小肩膀端得板板的，仍然透露出天生就有的领袖相。二丫头于小庄可就不一样了，完全跟个狐狸和野山猫似的，一起床以后就不得闲，到处乱蹦乱寻摸，一会儿踩着椅子登高，一会儿又蹲下在炕沿周围打量，她是在寻摸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划拉进行李卷带走的。小庄一双秀媚桃花眼，一对齐肩刷子辮儿，精瘦，贼黑，两条山羊腿，一把小蛮腰，腿上仿佛带弹簧，跑起来眨眼不见影，娘送外号“二豹子”。

炕头那对十岁的双胞胎兄妹小刚和小芳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又互相推搡捶

“当”地上去给了他一拳：哎呀，谢卫东，你咋来这么早？

谢卫东说：你咋也这么早？

待着没事，早点去呗！哎，你们家，没人送你？

谢卫东说：广阔天地炼红心，咱用谁送！

就是的嘛！

于小庄应和着说，一副自得模样。她一抬头，见远处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正坐在一个男人的自行车后边往这边走来，走得慢慢吞吞，迟迟疑疑的。那是家庭成分不好的郭子辑。

哎哎，看看看！她指向郭子辑，还真有让人送的。

可不是嘛！谢卫东大喊：郭子辑——

郭子辑乘的自行车栽歪了一下，猛地拐把，左右乱晃了一通，好不容易才停在他们面前。郭子辑从他父亲自行车后座蹦下来。

郭子辑，你跟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吗？于小庄问道。

我……我我还不知道。郭子辑唯唯诺诺应着，低头看地，眼皮也不敢往起瞭。

算了，不理他，咱走咱的。谢卫东说。

狗崽子，苦大仇深啊！谢卫东突然又冒出这么一句话。

行了吧你，别臭显能耐了。于小庄推搡了他一把。

郭子辑，咱们一块儿走吧！于小庄好心地搭讪。

哦……不不，还是你们先走吧。郭子辑往上扶了扶眼镜，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得了，快别做好人了。跟他这样的人，没法沟通。咱走吧！

谢卫东扯了于小庄一把，于小庄不情愿地把他的手甩开，然后又拎着小行李卷，蹦蹦跳跳，打着小溜滑向前奔。谢卫东赶紧迈着大步追上她。他们一

第二章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3

从沈阳到新宾的那一段路,大概是于小庄短短一生中,走得最长、最凶险的一段路。

游行完了,喧闹够了,于小庄他们这一行人每人垫补了几口学校发给的黑面包和“八王寺”汽水,换乘了一辆长途大客车,奔新宾的方向上路了。上午还是响晴薄日的,到了下午,天气就阴沉起来,看样子像是要下雪。汽车出了沈阳,直往抚顺的方向奔。辽宁省新宾县归属抚顺市管辖,已经出了沈阳的势力范围,这也无形中给他们以后的往回抽调造成了困难。但是此时的初中毕业生于小庄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将来”“往后”的概念,他们现在只是一味地向前,向前,战斗,战斗。不管风吹雨打,乌云满天,他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他们一路上靠在车里唱歌,靠叽叽喳喳的笑闹来驱散寂寞和取暖。

再见吧,阿妈妮,

这个山头,到达对面的山脚下去,才能抵达新宾。长白山这窝窝头似的山包和脊梁,一个接着一个短促的急转弯和凶险盘山道,扭得他们肝肠寸断,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眼见得支棱的山崖峭壁贴着车帮压过来,又呼地一下掠过去,一棵斜刺里杀出的小松树,哗地把枝子刮割了一下车窗玻璃,听起来让人牙里往外冒凉风。天空开始飘雪,雪花被风吹打着,形成雪霰,凌凌乱乱堵在挡风玻璃前,司机开了大灯,能见度仍然不出十米。车子艰难地攀高,又艰难地下降。车上的人吓得七扭八歪、惊呼连连,谁喊了一声:大家都不许叫!让司机师傅集中精神!众人这才闭住嘴巴。

好不容易走完这段盘山道。当车子落到平坦处,看到前方路标上写的“新宾”二字,众人都欢呼起来。这里早已是大雪绵绵,来接站的干部们已经在雪里迎候多时,浑身霜雪披挂,活像长出了一身白毛。这群神情疲惫的沈阳小青年一下车,就感受到了新宾贫下中农的温暖。

他们在队部里与那些来自大连、鞍山、本溪、抚顺、锦州的知青会合。新宾的主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要坚决贯彻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拿出最好的米饭鱼肉、最好的铺盖穿戴,接待好城里的知识青年。

知青这边也选出了谢卫东代表大家表决心。他在习惯性地说了几句客套话以后,突发奇想,在发言的最后表示,我们一定要在广阔天地里努力改造思想炼红心,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一百年不动摇。底下的知青一下子就乐了。一个大连瘦高挑知青立刻指出:怎么能说扎根一百年呢?我们能活到一百岁吗?

谢卫东被人驳了面子,脸色通红,可是他并不服输,梗着脖子狡辩说:怎么就不能?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中,享受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幸福,你说,我们怎么就不能活到一百岁?

她决意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从那些扎根农村的英雄人物身上找榜样,找动力,找出人头地的一线生机。她忍受了大队长的歧视和傲慢,忍受贫下中农对她们的不解和不公,拼命表现,玩命干活,打算还像从前在学校时那样,以自己各方面的优异表现赢得赞赏。夏天插秧,她早出工晚收工,比别人干得多,插得好,双腿水肿,腰弯得要折断;冬天兴修水利,修建农田大坝,她挑土挑得往返次数多,被冻得手脚皲裂,满脸吹开口子,肩膀头肿起老高。晚上,回到青年点的土窝窝里,浑身累得像散了架子,特别想一头栽到炕上睡死过去。可是,不行!强大的意志力告诉她,她必须警醒,必须学习!必须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一天不学,跟不上形势,两天不学,心里发慌,三天不学,迷失方向。所以,尽管她每天收工,都累得三孙子样,可还是洗洗脚,洗洗脸,等到别人都在青年点一长溜土炕上睡着了,她仍手不释卷,身披大衣,躲在靠墙的角落里,就着昏暗的灯光,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思想体会。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主席的著作给了她力量。是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于小顶以不屈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种种接近于自虐的行为,劳自己筋骨,伤自己脾肾,终于赢得了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她很快就脱颖而出,当上了青年点的“点长”。这个“点长”主要由生产队长指派,而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其实在她刚一下乡来时,就带着一个光荣的档案袋,那里面有学校军管组给写的推荐语:该生有很好的组织领导能力,建议放到干部岗位上进一步培养使用。

按理说她刚一下乡来的那时候就应该按档案里说的,被乡下基层领导“培养使用了”。青年点的点长,本来应该由青年中的优秀人才担任。可是,偏偏他们这个大队长喜欢大权独揽,什么权力都要掌控在自己手里,再加之他对这帮知青比较陌生反感,就想敲山震虎先折腾折腾他们,杀一杀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娃的威风 and 志气。

对盘锦这个小地方的看不上眼,直接影响到接下来对大下巴的审美打量。

猛不丁一撩门帘,露头在老二家门口时,着实把老二吓了一跳!老二当时给吓得,顾不得吃晚饭的儿子媳妇一家子都在场,扑通一下,就按旧理儿给老娘跪下了,泪涟涟地,直号啕着说:娘啊!娘!这么些年,我可是真想你们啊!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啊!

别看老于家别的不出,偏偏就是孔孟之道衷心信奉,棍棒之下孝子频出。他娘一看老二这副熊样,心说哼,只要自己知道问心有愧就算好。只见他娘把脸一抹搭,也不说话,先盘腿打坐上了炕。然后掏出须臾不离身的烟袋锅,从贴身荷包里捻出烟末子,把烟袋填满。这一切都做得慢条斯理,不动声色。老二知趣忙从地上起身,战战兢兢哈腰下去,替娘把手里的烟袋点上火。

他娘吧嗒吧嗒,嘴一瘪一松,一瘪一松,吞云吐雾享受够了,这才开口威严道:我今儿来,不是来找你要钱的。你自己当初干下什么匿良心事,你自己心里也应该有个谱。

老二复又嗓音哽咽道:娘,我错了。

他娘说:行,知错就成。现在,你把二丫头给我找回来,让她把对象也领来,让我相看相看。

二儿子二儿媳忙叫自家大小子骑车去厂里宿舍找他二姑。

等到于小庄领着大舌头来拜见过她娘之后的第二天,她娘趁着家里没外人,劈头盖脸把二儿子臭骂一顿:我说你个二鳖犊子!当初你就是抛弃一家老小,逃跑到盘锦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从来不想着寄钱养家,你还算个人哪你!我一个孤老婆子是怎么拉扯你两个弟妹长大的你知道不?你爹临死前嘱咐的话你忘脑勺后边去了吧?你个臭鳖犊子!自己不忠不孝,如今还要把你妹妹往火坑里推,只顾着攀结权贵,也不看看你给你妹妹找的是什么人家的!

几句话骂完,老太太也没解释,扭脸拉上小刚就奔了长途汽车站。

晨收垃圾工人的摇铃声,从乡下来的淘粪农民毛驴车的驴叫,还是按时按点叮叮当当唤醒这座沉睡的城市工厂。为了反抗“帝修反”,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居民的院落里到处挖了战备壕。挖出来的黄土没处运,就堆放在壕沟边上,搞得道路表面坑坑洼洼满目疮痍,仿佛真的给敌机轰炸了一番。家家户户的窗玻璃上,还用白纸条贴了“米”字,说是为了防震。冷不丁什么时候,街上就会响起防空警报搞演练,市民一听到那刺耳的笛声,就赶紧拖儿带口跑出来,到就近的防空洞里躲藏。根本没有什么鲜花盛开,连大街小巷也少了许多人来人往。城市里有文化的人都给下放到“五七”干校,没学好文化的小青年们也给撵到了农村上山下乡。两头这一走,城市里就空了大半片。剩下驻守的多半是老弱病残,以及那些牛皮烘烘的工人阶级老大哥。

人民正忙着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广积粮,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人民根本没法注重生活。人民把生活给忽略了。

于小庄就纳闷:他们在乡下时,为什么就能把沈阳编得像天堂一样,还一个个眼泪吧嗒,唱得都跟真的一样呢?

于小庄她们家的日子,比起她下乡走时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稍微有点长进的是,他们家又搬了一次家,成功地住进了一间砖瓦房。那是在她三哥的帮助下,借着厂子里调整工房宿舍之机,用原来的一间油毡纸房,又多添了点钱,五马倒六羊跟人调换的。原来的房子分给了新来的更穷的职工。娘领着两个弟妹住的新家在大东区小河沿一带,也是沈阳的穷人聚居区,看看他们家周遭住的邻居就知道了。(那时候沈阳的富人居住区在哪儿呢?于小庄还没见过,甚至连听还都没听说过)。

他们家后趟房住了一家傻子,爹不傻,妈很精,就是家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是智障者。听说是表兄妹结婚,近亲血缘相配造成的产物。傻子他妈从前夫那儿带来的一个大女儿贼奸八怪,跟后来生的这一堆一点都不像,这就足以证

跳,无比奔忙。那气度,那做派,仿佛年轻了十岁!

干什么呀?

演节目!

参加街道里组织的“老大娘毛泽东思想革命文艺宣传队”!

谵妄的革命激情已被点燃,于老太太已经进入自己人生的辉煌阶段。

胡同里啊,砖墙上,
条条街道是战场,
老大娘啊斗志昂,
带头写稿贴墙上。
咚咚锵,咚咚锵,
咚锵咚锵,咚咚锵……

不知是从哪儿最先兴起的,一夜之间,“老大娘革命文艺宣传队”这种组织形式就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戏匣子里每天都能听到播放各地“老大娘宣传队”先进事迹的消息。说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街道老太太自觉组织起来,以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的形式,时不时地在革命向阳院里聚到一块儿,在那里搞大批判,举行文艺演唱,学大寨,学小靳庄,尊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宋江。经过广播里的这样发动颂扬以后,这样的队伍越来越多,全国上下的老太太们都互相仿效着把机构成立起来,围在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干劲十分高昂。

于家所在的小河沿街道革委会当然不甘落后,也仿效着成立起这一级地方文艺组织。

就说那于老太太,自打在公社讲用汇报自己一下子送走两个女儿下乡的光辉事迹后,口才和名声大为显露,从此就在社区名人榜里挂了一号。在组织宣传队伍挑选演员时,她理所当然被排在前几位人选当中。其他像小脚老太太、玻璃花眼老太太、发肉票老太太、小耗他奶奶、小红他姥姥、老王太太、老吕太太

体的和个人的名义获得过不少毛巾、肥皂和奖状。

于老太太把在公社会演得的奖状，极其隆重地挂在了屋里的正面墙上。亮闪闪的明黄色铜版纸，一圈红色图案画了些麦穗和流苏，那上边用毛笔楷体黑字写着：奖给叶淑芳同志：在小河沿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文艺会演中获得全区第二名！

叶淑芳，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见了奖状，于老太太的子女们或者来家串门的人，这才意识到，家里这个整天忙乎乎的大个儿老太太叫叶淑芳。平常，连她的孩子们也不大意识到自己的娘大号叫什么。生平头一次，于老太太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生平头一次，于老太太她自己的名字被写到政府颁发的奖状上。

能不辉煌吗？

向阳的花，
春天的苗，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
“文化大革命”浇春雨，
马列主义阳光照。
毛主席支持咱支持，
立场坚定斗志牢，
毛主席支持咱支持，哎哎，
立场坚定斗志牢。

11

于老太太的辉煌和于小庄的失落顶头相撞！

然养活了好几百号人。于小庄很漠然地跻身于这汽车修理队伍中,干起满身油污的汽修活计。她总是告诫自己知足吧,比起其他知青,她可真算是幸运。第一,她已经回城;第二,她还有门手艺,能在城里迅速安置下来,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就连她那个要强的大姐于小顶,此时还在本溪钢铁厂受着无尽的煎熬,不知出头之日在何方。再说了,这里的活计相对要比在盘锦时候轻多了。于小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她不光能挣钱养家,还能给家人提供一些额外的方便。

比方说工厂里那个大澡堂子,男女公用,一三五男洗,二四六对女工开放。那个年代,洗澡是个奢侈的享受,尤其北方,人们普遍不爱洗澡不习惯洗澡,能够有时间去公共浴池花钱洗一次澡,洗洗盆塘淋浴,那都是一个挺大的动作,每次都需要排上多半天队。在这种情况下,于小庄的厂子里有了这么个免费的洗澡去处,来的人还能不多吗?一到每天下班后五点到七点的澡堂开放时间,除了本厂职工,周围百姓还有职工家属也都寻着门缝往里凑。为了节省能源和严格保证职工洗澡质量,厂保卫处在这个时间加强了门口的守卫,非本厂职工一律不让进。

于小庄的能耐就在于无论到哪儿,只要美人一笑,不失一枪一弹,就能迅速把相关职能的有用男士搞定。看来中国男人太难以得见人笑,太需要美丽女人桃花眼的似嗔非嗔、似笑非笑的雌激素营养滋润了。这不,只要她对门卫一笑,不光能带进妹妹小芳来洗澡,弟弟小刚时不时也会偷偷借光进来。雾腾腾的大池子,四壁都是水泥砌的,镶不起瓷砖,还不是循环水,每次只烧开一锅炉,水热之后立马就封火。去得早的,还有一池略微清亮的白汤,去得晚,就只剩一摊漂满肥皂沫和脚底皴的黑水。就这样,女工们仍然兴高采烈,一个个白白花花,或黑不出溜的乌涂身体,挺着大奶子,撅着大屁股,泡在一摊热乎乎的污水中搓啊搓,洗啊洗,叫啊叫,呜呜嗷嗷,表达她们此刻身体的舒适和对活着本身的知足。

第五章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12

无论到什么时候,于小庄都能清楚记得,她跟解放军排长高积云的见面,是在一个冬天的午后。

那是她回城后的一个特别无聊的冬天。过完大年不久,初中老同学谢卫东张罗聚一聚。谢卫东自从在新宾打架被开瓢后,就一直借口回城看病休养,赖在城里不走。等他伤好应该归队时,于小庄他们那帮人已经呼啦啦张罗着回城,四处走散得差不多,新宾青年点里没剩下什么人了。谢卫东也立即紧随形势,张罗着从乡下往回调,他想拿着队里给他定的“工伤”诊断,以病退为理由,一步到位回到沈阳。事情的结果毫无疑问,当然要被搁浅在半路。当初队上为了不扩大打架斗殴的影响,给他争取了“工伤”这个名目掩盖知青们的罪行,但是日后谢卫东这小子竟拿这个假招子来争取真待遇,却是让诚实的广大贫下中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想这城里人可真是翻手为云覆手雨,没个准。当初感激

席教导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于小庄同学,你平时应该随时去医院检查检查身体。”

信的最后还加了两句诗:敬个礼,握握手,我们还是好朋友。

他又反反复复把信看了几遍,怎么看,怎么觉得写得好,以为自己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同时又给小庄留足了面子。

高积云的信没有寄到家里,而是直接寄到于小庄厂子里的,贴了邮票,走的是地方邮政通道,隔了四五天以后才到达沈阳。在他们恋爱如火如荼的时期,他给于小庄的信都是直接寄回自己家里,一来是于小庄天天住他们家,信走军队的邮政通道,军人免邮费不说,还到达得快;二来也是故意向他的家长大人示意两人要好的程度,进一步坚定二老对未来儿媳妇好的决心。他们俩几乎是一天一封信,简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兮,都有点令老两口担心:自己这个儿子陷入恋爱温柔乡,整天净忙着给女朋友写信,到底还有没有精力在部队争取提干入党了?高积云的父亲为此还专门写一信前去提醒教育他:我儿,要以事业为重,大丈夫功名未建,家又何为?高积云则在给老爹的回信中信誓旦旦道:孩儿我自会革命生产两不误。请爸爸放心,我会把爱情当作实现理想的动力。敬请父母大人代我照顾好于小庄这个未来铁定好儿媳。

绝交信到达的那天,是一个太阳不甚好的冬日午后,北方的一切都显得灰蒙蒙、懒洋洋的,一群乌鸦在灰褐色的农田上空扑棱着翅膀。八家子汽车修理厂的于小庄正手捧一个大茶缸子,坐在车间的椅子上,两只眼睛痴痴地发呆。小庄一身洗得褪了色的藏蓝工作服,一个瘪塌塌的带短檐的工作帽子,两条发辫盘起来,掖在工作帽里边,懒散的身体里充满了激情退潮后的倦慵。她仍沉浸在对高积云的怀念和初夜献身的羞涩与喜悦中,同时也为高积云的不辞而别突然归队而略感纳闷。

大茶缸子里的茉莉花茶已经泡过一道又一道,早已经喝不出有什么味道,

摆。她也抬手向他们致意。然后,穿过干枯的冬青树丛,一步一回头,在老人的注视之中,走出了那个天堂般的空军司令部大院。泪水,还没等滴落,就在眼睛里冻住了,冻成了两根永久的冰柱。

煤坯，样样都做，连剁鸡食这样的活也抢着做。他还时常送些小礼物，笼络未来小姨子小舅子，给小芳买了一副尼龙手套，给小刚装了一个晶体管收音机。

这一通忙活的，很见效果，夏冬临同志的勤快热情、热爱劳动、心灵手巧的优秀品质，给娘家留下良好印象。她娘开始数落三心二意的于小庄：二丫头你说你还想找啥样的？别总一天半死不活地对人家。我看那夏冬临人不错，人家对你那叫一个好！为了你，那叫啥都舍得出来！你想想，你那个高积云还有那个什么大下巴那小子，能做到这样吗？

不能，的确是不能。即便不能，于小庄心里的某一部分，还是被高积云给掏空了，空出一个大洞，很大很深的洞，任何人，都没法代替去填充、弥补。

夏冬临更是不能。任由他里里外外忙忙乎乎，做着雄性生物求偶的一切动作，于小庄心里就是木然，不迎合，不拒绝，听之任之，听天由命。直到相处两个月之后，夏天来到的时候，有一天，夏冬临告诉她，厂子里在北陵那边有一批新房。如果他们这时办登记结婚，这批分房就能赶得上。他这么说着的时候，于小庄心里还在别劲，似乎是在说，这算什么！哪有为了分房而结婚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她还有些瞧不起地用白眼翻了夏冬临一下。

夏冬临不管这些。他恋爱心切，也结婚心切，从厂子房管科哥儿们那里借来了刚刚竣工的那幢楼房的钥匙，在一个草木葳蕤的夏日午后，说服了于小庄跟厂子里请假，和他一起去实地考察新房。

两人都跟厂里请了假，说好了在北陵大街南端路口那儿集合，然后骑车一同前往。北方的夏天，是个很美的季节。太阳不是那么酷烈，阳光普照，微风和煦，白杨树叶子变成深绿，叶片在风中闪动，浮现出一层金色的梦幻色彩。于小庄仍然骑着她那辆旧的自行车，穿了一件水红色的确良衬衫，衬得她的脸庞也有了青春的粉嫩，在一路的灰色建筑物和绿色植物中非常耀眼。这件衣服，还是在高积云临回来探亲时，她跟那些床罩枕套什么的一起买下，预备以后穿给

了。这么说就在她如此蒙羞忍恨、与夏冬临艰苦卓绝拼杀格斗之时，倒霉的夏冬临竟让她身体结上了苦果？！你说我这个破身体啊，怎么就这样贱！怎么就如此容易挂苦果？！

她在心里把自己这顿责怪啊，心说我怎么这样蠢？我怎么就没想到早一点来检查呢？以前虽也是月经不是很准，由于常常吃些治感冒治气管的药，内分泌失调也是常有的事情。但已经结婚的人了，理应第一个反应到怀孕上头去。可惜她这阵子，一直跟夏冬临吵骂打架，心情极其抑郁，根本就没想到要跟他怀孕，又怎能将月经不准的事情往怀孕上头想？

老天！这可怎么办？

她又一时没了主意，拐来拐去，下意识地又拐上了回娘家的路上。到了家，忐忑忐忑跟娘一说，她娘一听：这有什么犯愁的？要！当然得要这孩子了。有了孩子，两口子感情慢慢就好了。这种事情，我可比你见得多了，两口子吵架拌嘴，那是正常的事，一旦有了孩子，得，日子过得平平稳稳的，什么毛病都没有了。你说人们见常居家过日子，可不就过的是孩子嘛！要不，俩大人天天大眼对小眼，过得还有个什么劲？！

于小庄心里这份苦，简直可以说是欲哭无泪，欲泣无声。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带着个还未太显怀的肚子，心灰意冷地往家走。本来就过得不舒心，往后再拖上个孩子，这日子该怎么继续往下走？与其这么伤痛，莫不如就死了算了，死也算是一种逃脱。

不知不觉，她又立在微波荡漾的小河沿湖水旁，痴痴呆呆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这里曾经有过她多少记忆，下乡的、回城的，跟高积云的、跟夏冬临的……如今一切都已经成过眼云烟。湖水翻卷着涟漪。往日烟波荡尽，今番心事浩渺。倘若湖水有情，能够开口说话，它定会代她倾诉这不尽的坎坷，代她了结这不如意的一切。她试着伸了伸脚，一步一步迈进湖水中。冰凉的湖水激得她浑